



文史哲博士文丛

◎ 朱丽霞 著

清代辛稼軒 接受史

齊魯書社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

◎ 朱丽霞 著

清代辛稼轩 接受史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辛稼轩接受史/朱丽霞著. —济南:齐鲁书社, 2005. 1
ISBN 7-5333-1486-7

I . 清… II . 朱… III . ①辛弃疾(1140~1207) - 宋词 - 文学研究 ②词(文学) - 词曲史 - 研究 - 中国 - 清代
IV .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2822 号

清代辛稼轩接受史

朱丽霞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com.cn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1.25 印张 2 插页 45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486-7

K·460 定价: 42.00 元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稼轩的经典化及读者反应	1
第二节 清代稼轩接受史之研究策略.....	14
上编 创作中的稼轩接受	24
第一章 易代之际的词坛与稼轩接受	25
第一节 时代风会与学术	
——稼轩接受之背景	25
第二节 学术的宗宋思潮与稼轩“关注”	33
第三节 “稼轩风”与清词中兴	38
第四节 遗民词中的“稼轩风”	
——以王船山、吴梅村为例	46
第二章 百家腾跃中的稼轩接受	67
第一节 “稼轩、东坡之间”的关陇词人	
——孙枝蔚	67
第二节 东北流人与“稼轩风”	
——以吴汉槎为例	76
第三节 西陵词人丁澎对稼轩的“心律认同”	87

第四节 与“稼轩之神味差浑洽”的周在浚	
——兼及中州词人的稼轩接受	94
第三章 清初山左词人与稼轩精神的追寻	107
第一节 清初山左遗民创作概况	110
第二节 山左词人对江南词坛的影响	
——以莱阳文士为中心	114
第三节 曹贞吉与“稼轩风”	151
第四章 阳羡词派对“稼轩风”的鼓荡	160
第一节 阳羡词派接受稼轩的背景探源	161
第二节 阳羡词人与“稼轩风”	168
第三节 “青兕”后身的迦陵与稼轩	181
第四节 阳羡晚期与稼轩	
——以蒋士铨为例	202
第五节 阳羡词派分化中的稼轩接受	210
第五章 广陵总持——王渔洋的词体期待与稼轩接受	219
第一节 渔洋的东南交游及词坛影响	221
第二节 渔洋词坛中心与稼轩走向“边缘”	226
下编 词论中的稼轩接受	240
第一章 清初词论与稼轩	240
第一节 清初辛稼轩词史地位之评估	240
第二节 从云间之流变看稼轩之接受	255
第三节 西陵词派与稼轩	263
第二章 乾隆盛朝——稼轩的“边缘”位置	276
第一节 浙派词学观探源	278
第二节 浙派词学观与稼轩	286

第三节 从浙西派之“变”看稼轩	297
第四节 蒋敦复词学视野的转变与稼轩论	306
第五节 浙派晚期对稼轩的重新审视	311
第三章 嘉、道词坛与稼轩接受	321
第一节 常派词学观背景探视	330
第二节 张惠言以经治词及稼轩论	338
第三节 常州词派对稼轩的认同 ——周济词论及其稼轩“阅读”	354
第四节 刘熙载对稼轩的“人格”解读	376
第四章 同光词坛与稼轩接受	393
第一节 谢章铤的稼轩研究	396
第二节 谭献对稼轩的“界说”	418
第三节 陈廷焯对稼轩的独特审视	431
第四节 清末词坛辛派之殿军——文廷式	446
第五节 晚清四大家的稼轩接受 ——以王鹏运、况周颐为中心	462
第五章 世纪之交词学转型中的稼轩接受	496
第一节 近代词论的曙光	496
第二节 新理论的冲击 ——王国维的稼轩“重读”	503
第三节 梁启超的稼轩接受	523
第六章 从清代词选看稼轩词之接受	546
第一节 清初词选与稼轩词接受“境遇”	550
第二节 浙派崛起中的稼轩“彷徨”	566
第三节 清中期词选与稼轩词之受“冷遇”	577
第四节 晚清的“末世情怀”与“稼轩”关注	589

附编 稼轩经典文本接受史述略.....	602
第一章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之接受境遇	602
第一节 “四十三年”的追寻.....	604
第二节 词旨的论争.....	609
第三节 典故的困境.....	615
第二章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之诠释史	623
第一节 “本事”背景的追寻.....	624
第二节 “西北”之诠释.....	633
第三节 “长安”之情结.....	641
第四节 “鹧鸪”之关怀.....	645
第三章 《摸鱼儿·晚春》的诠释历程	649
参考文献.....	661
后记.....	676

绪 论

第一节 稼轩的经典化及读者反应

当中国传统的文学史撰写因缺少生机而面临困境时，接受美学的引进打破“撰写”循环的传统成规而为“重构文学史”指示了新方向。“传统的文学史的衰退，使得我们力图复兴其往日的隆盛”^①。运用自觉的接受史意识重新撰写文学史，不仅能深化对文学家、文学理论和文学规律的认识，而且成为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学术研究领域，因为“常人往往忽视读者的重要，但读者的意见实则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传统，会直接影响‘典律’的形成”^②，而且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问题皆反映到文学史的问题之中，因而叶嘉莹认为用“接受美学”从事词学研究不失为一种极好的方法。近年以来，文学接受理论在努力提高读者的地位，文学研究也不断地向经典大家“招魂”，已取得不少成果，《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文心雕龙研究史》、

①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德] H·R·姚斯、[美] 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美] 孙康宜《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见《北美二十年来的词学研究》，李奭学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4 年版。

《诗经研究史》等均属有影响的力作。按照接受美学创始人尧斯的理论模式，接受美学的方法在处理单个的作品、作者或问题时，可以比总述一个时代甚至一部文学史用得更多更广。因而，对古典作家的接受研究成为新的热门课题，高中甫《歌德接受史》、杨文雄《李白接受史研究》、刘敏《海涅抒情诗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王友胜《苏诗研究史稿》、李剑峰《元前陶渊明接受史》的问世便是明证。

在接受史研究中，对诗歌及诗人的研究成为主流，对词和词人的研究相对薄弱。然而，词作为与诗并驾齐驱的文学体式，自中晚唐诞生以来，她不仅是文人士子抒写心声的“圣地”，而且成为中国文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某些时期甚至成为文学主流（如南宋、清初），因而，文学研究者极有必要给“词”投以多情的目光，付以更多的关注。

目前，文学研究中对词史资料的梳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而对词史的接受研究则刚刚起始，只有《苏词接受史稿》^① 和单篇论文如谭新红《史达祖词接受史初探》^② 等的发表，这说明，词体的“接受”正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兴趣。

辛稼轩作为压倒传统并包罗传统的“强者诗人”，通过大量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作品，形成融豪放柔婉为一体的影响至深至远的“稼轩风”，将豪放词创作推向词史之峰巅，获得了作为诗人的“诗学专利”。词的发展“至稼轩而大成”^③，于“南北两朝，实无其匹”。作为词坛“盟主”^④，无论从词的艺术

① 张璟博士论文，复旦大学学位论文 2002 年。

② 见《中国韵文学刊》2001 年第 4 期。

③ 胡适《唐宋词三百首·序》，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

④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术个性，还是从词史的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来考察，“辛稼轩的词作为一派宗风的典范，是无法突过的”^①。晚清词学大家况周颐即因自己“性情少”，竟而“未敢学苏、辛”^②。作为一种内蕴十分丰富的文化经验和文化智慧，在历代词论中，辛稼轩已被文学之河汇集而成词坛主流并逐渐“经典化”了，辛词已占据词学研究的中心地带。而且，词史上的经典作家无论如何排列，辛稼轩永远不会游离于外，这种“聚焦”的文化命运昭示了这样一种文学事实：对稼轩词接受史进行逻辑梳理的时机已经成熟。

—

宋以后的词人几乎无不或多或少地受到“稼轩风”的影响，无论创作上还是理论研究方面，辛稼轩均成为历代词坛所关注的“焦点”，成为一个历久不衰的文化命题。

对稼轩人格精神的追寻。明末谭元春将稼轩词作为自己心灵的自祭，他说：“余庐居多暇，常携《稼轩长短句》，散步于荒墟平畴间，不哭而歌，壹似乎违礼者，然一入其中，形神栖泊，所谓闻犬声，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耳。……稼轩一片烟月自肺肝中结出也。方诸古人，其渊明之诗、云林之画、怀师之书、梅亭之四六、致远、汉卿之曲乎？”^③稼轩词给他一种心旷神怡的生命体验，他从中得到的是自我心灵的净化和升华。稼轩词在谭元春这里被置换为基于其人格精神的道德意

^①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屈兴国辑注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 《辛稼轩长短句·序》，见《谭友夏合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念，并给他以生命的支撑，他从中体悟到的是生命价值的永恒。同样，稼轩词也给金人望以生活的乐趣和生命的信心。金人望一生酷喜稼轩词，视之为生存伴侣，其《瓜庐词》自序曰：“予年三十二弃帖括乞升斗，涉江越峤，携稼轩辛公词一卷为水行山宿伴。”金人望在努力品味甚至在追求一种诗意的人生，这不仅再度暗寓了稼轩不可抗拒的人格魅力，同时也说明，借助于文本，今人与古人精神层面的神交。顾炎武曾吟道：“愁来独忆辛忠敏，老泪无端痛古人。”^①他认为，自己和辛稼轩遭遇了相同的人生境遇——以“复国”为终极使命。辛稼轩（谥忠敏）担荷了作为忠臣的苦痛——一种悲剧的“大生命体验”，顾炎武由“复明”挫折而带来的君国之忧在稼轩那里得到释然。在国难到来之际，以“稼轩精神”自相砥砺，在“稼轩人格”处寄托心迹。吴鲁于“词潇洒绝妙，自比稼轩”^②。他以自己的词作吐纳风流，藻思绮合，深具辛词之风而甚感自足。张澍喜为填词又喜作香奁诗，其友郭麌“以辛稼轩事告之，劝其专致力于倚声”^③。这说明了郭麌对毕生致力于填词的稼轩的由衷敬佩，同时也说明，作为词学理论家的郭麌借颂扬稼轩而为建构自己的词学理论寻找一个坚实的支点。

对稼轩词史地位的探视。薛砺若《宋词通论》将宋词分为六个时期：第一期，北宋初；第二期，以柳永为首的五大词派；第三期，周邦彦及其他词家；第四期，南宋初期；第五期，风雅词派及辛派词人；第六期，南宋三大家。是书从宋代

^① 顾炎武《济南》，见卢兴基编著《顾炎武诗译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二十，上海蟫隐庐民国间影印本。

^③ 郭麌《灵芬馆词话》，《词话丛编》本。

众词家中遴选出柳永、周邦彦、辛稼轩分别为宋词史的三个坐标，在南宋词史中，只以稼轩一人作为一派的宗主。同时，又分词派为两派：“风雅词派”和“辛派词人”。相互矛盾的命名昭示了作者丰富的内心，前者以风格论，后者本应用“豪放词派”以相照应，却代之以稼轩一人统摄一个流派，这充分证明稼轩之于此一派别及于词史的经典意义。王兆鹏为唐宋词人所作的《综合排行榜》中，根据“存词名次、版本名次、品评名次、研究名次、历代词选名次、当代词选名次、平均名次”^①诸项总结得出最终名次为稼轩第一、东坡第二、周邦彦第三、姜夔第四、秦观第五。木斋《唐宋词流变》曰：“辛稼轩词出现之后，比东坡词的反响更大，这一方面是因为时代的需要，一方面也是这种雄放词风经历了由苏而辛漫长历史时期的积淀，从接受心理而言，已由初产生时令人瞠目而至于习惯接受了。”^② 辛稼轩在中国文学史上能够从文学的“边缘”步入文学的“中心”，并超越文学史的大家——苏轼而取得如此重要的经典位置，已是引人注目的文学事实。

对“稼轩风”内蕴的诠释。在文学史上，稼轩之经典化的一个关键时刻即在于戴复古的界说：“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③ 嗣后“稼轩风”这一昭示稼轩创作的独特性和典范意义的“新概念”便成为人们评词的常用标尺。徐轨曰：“稼轩、后村，悲歌慷慨，旁若无人，则汉帝《大风》之歌，魏武‘对酒’之什也。”^④ 宋人魏庆之亦言：“盖其天才既高，

^① 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 木斋《唐宋词流变》，京华出版社1997年版。

^③ 戴复古《满江红·壶山好》，《全宋词》本。

^④ 徐轨《词苑丛谈》卷四，王百里校笺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如李白之圣于诗，无适而不宜。”^①“稼轩风”之所以被后世誉之为“风”，正是在神韵、气骨方面远承“汉魏”近接“盛唐”，因而在词史上，词评家多以太白之诗喻稼轩之词，将李白和稼轩分别作为诗和词两种文体的峰巔加以审视，以“稼轩为盛唐之太白”^②。南宋陈模曰：“（稼轩《贺新郎》阙）尽集许多怨事，全与李太白《拟恨赋》相似。”^③谭献言辛词“权奇倜傥，纯用太白乐府诗法”^④，尤侗亦云：“唐诗以李、杜为宗，而宋词苏、陆、辛、刘，有太白之气。”^⑤作为唐诗的峰巔，李白的诗成为盛唐的象征，作为宋词的峰巔，稼轩的词涵盖了宋词之精神，故江顺诒“以辛拟太白，以苏拟少陵”^⑥。近人刘师培对稼轩词“远法太冲，近师太白，此纵横家之词”^⑦的论断即基于稼轩词中的太白侠客精神。凡斯种种，皆说明“稼轩风”与李白精神的血脉相通，即“稼轩风”受到了盛唐精神尤其是李白的深远影响。

吴梅曾说：“小令学《花间》，长调学苏、辛，清初词家通例也。”^⑧清初词家之所以效法苏、辛长调，即因长调更易于抒述英雄困顿。长调的舒缓激昂、回环跌宕建构了词史所认同的“稼轩风”——一个历史时段的特定精神，其最本质的文化内涵是：孤注一掷地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严迪昌著《清词

① 魏庆之《魏庆之词话》附《中兴词话》，《词话丛编》本。

② 张其锦《梅边吹笛谱目录跋后》，《粤雅堂丛书》本。

③ 陈模《怀古录》，郑必俊校注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④ 谭献《复堂词话》，《词话丛编》本。

⑤ 尤侗《词苑丛谈·序》，王百里校笺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⑥ 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一，《词话丛编》本。

⑦ 刘师培《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⑧ 吴梅《词学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史》，即以“稼轩风”作为叙述的主脉络，其中专述清初词坛概况即占全书的一半以上，而清初词坛正受“稼轩风”之影响最为深远。其《清词史》共分四编，清初词用了两编，这成为严先生以稼轩为参照研究清词的一个显著凭证，其论清初康熙词坛曰：此一时期“不仅造就了某些大诗人、大文豪，鼓起雄风震荡的文海诗潮，而且推促了某种文体的兴盛和发展。辛弃疾的词及其‘稼轩风’就是一个生动而典型的例子。清词的得而‘中兴’，‘稼轩风’是卓有功绩的”。视“稼轩风”为清词中兴的直接机缘，认为清初是“自南宋以后，最为典型的需要‘稼轩风’的时期，也是‘稼轩风’在词史上最显得雄奇的一次重振”。在康熙初期的“二三十年时间里自觉不自觉地趋尚‘稼轩风’的词人大批涌现，他们散处各地，从不同的角度借赞颂《稼轩长短句》表明自己的审美倾向，运用这一艺术格调抒述内心的郁闷和感慨”^①。傅世垚词为“‘稼轩风’的门径”^②，金人望词“所借的就是稼轩之调，吐的则是‘风尘之恨，歧路之悲，人事之销沉，古今之兴废’等悲凉凄楚的心声”为“崇慕‘稼轩风’的卓特之帙”^③。严先生甚至将清初康熙一朝的词坛誉称为“稼轩风”的“时代”^④。严先生之《阳羡词派研究》一书，其叙述的线索即是“稼轩风”，他始终站在“稼轩”的高度俯瞰审视阳羡词派的有机嬗变。在论述“阳羡词派的形成”时，就清初之云间、柳州、西泠、阳羡诸派各显风骚之词坛状况曰：“这种共生现象实际上就是时代特定心态或心境的某种普遍性的反映。在阳羡词派形成时期‘稼轩风’的再度炽盛于南北，就是上述心绪的普遍性和共生现象的

^{① ② ③ ④}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表现。”^① 不独直接导源于稼轩的清初阳羡词派，即使清中期无视稼轩的浙西词派也未能摆脱“稼轩风”的晕圈效应，更无需言鸦片战争前后的风云动荡使“稼轩风”再度扬帆。

清代词学极盛，在词乐、词谱、词韵、词籍的整理和探讨方面卓有建树，而词学理论批评接续两宋，超轶金、元、明三代，后来居上，其中辛稼轩尤为“词学”所关注：“唐宋以来，言词必推辛。”^② 夏敬观于《跋毛抄本稼轩词》中曰：“《稼轩词》在清代二百余年间，倚声家几于人手一编。”^③ 以至于毛大可对清代词坛几欲“稼轩风”独领风骚的状况深为不满，他借评徐釚《九日》“世之效辛蒋者可返已”^④ 之机，希望平息词坛上长期吹扬的“稼轩风”而竖立新的词坛旗纛，这恰好又为稼轩之受清代词坛青睐提供了一个有力反证。因而可以说，辛稼轩在清代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体式和风格的“代言”。

二

词史上，《花间》和柳词，向为两个常用的品评标尺。《花间集》最早被词家用来品评词，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说，唐五代词“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那位开有清三百年词学中兴之盛的云间派陈子龙论词即“探源《兰畹》，滥觞《花间》”^⑤。当苏轼步入词坛时，正当柳永词风靡一时之际，

①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周在浚《梨庄词·序》，清抄本。

③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④ 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十八，《词话丛编》本。

⑤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四，《词话丛编》本。

他对自己文本的品评也往往拈出柳词以作比较，他填《江城子·密州出猎》词后，致书与鲜于侁：“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在这里，苏轼十分自足于自己的词无“柳七风味”。不仅如此，还对其学生秦观之带有“柳七风味”之作深表不满。清人叶天乐（吟其）论秋词有“三名”之称，“一《银河词》，用柳耆卿《二郎神·七夕》韵；一《酌月词》，用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韵；一《采菊词》，用辛稼轩《贺新凉·三山雨中》韵”^①。其中为我们提示了这样一条有益的线索：北宋耆卿和南宋稼轩为叶氏词学视野中的两个坐标，而东坡则成为耆卿过渡到稼轩的桥梁。田同之直言无忌地公然声称：“今人论词，动称辛、柳。”^② 简单化地以宋词作为绳衡标尺来论评清词，尽管并不是一种完全可靠的科学态度，然而，在词史上，至今尚未找到可以取代宋人的新的评价标准。而且，宋人作为一种词评“规范”已经被确立下来，如王阮亭言明人卓珂月“去宋人门庭尚远”^③，汪懋麟言孙枝蔚“最喜学宋”^④，并形成以“宋人”为坐标的参照系，如柳永、如周邦彦、如姜夔、如张炎、如吴文英，然而最为词评家所一往情深的当属辛稼轩。“稼轩之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措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轩一字，辄纷纷有异同之论，宋玉罪人，可胜三叹。”^⑤ 彭孙遹肯定稼轩“不可一世”的气

① 毛奇龄《西河词话》卷一，《词话丛编》本。

② 田同之《西圃词说》，《词话丛编》本。

③ 王渔洋《花草蒙拾》，《词话丛编》本。

④ 汪懋麟《溉堂文集·序》，见孙枝蔚《溉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⑤ 彭孙遹《金粟词话》，《词话丛编》本。

度，对于后人的白璧指瑕流露不满。这说明，尽管清代对稼轩词的研究及以稼轩为标尺的词评成为有清一朝词论的“中心”，却“纷纷有异同之论”，也就是说，对“稼轩风”存有认同和否定的两种态度。其中，对辛词进行驳难的并不在少数，如吴衡照论彭孙遹词即有“时带辛气”^①之讥，这就是说，吴氏不仅视豪放为别调，而且反对于词中驰骋才华。如汪蛟门论宋词三派：“欧、晏正其始，秦、黄、柳、姜、史之徒极其盛，东坡、稼轩放乎其言矣。”^②也表达了与吴衡照相同的意识。另外，亦有“辛稼轩非不自立门户，但是散仙入圣，非正法眼藏”^③、“辛、刘徒作壮语”^④的微辞。上述学者认为，词作为一种雅文学，当固持其温文尔雅的风度，气壮山河的开拓精神尤为词中大忌。这是稼轩接受史中的一种始终并存的态度，尽管持此说的学者并不多，但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如同伏流河时断时续而永远存在。

在词评史上，对稼轩认同并推许则始终是清代词论的主流。陈廷焯对宋人赵瑞行《满江红》“粗豪中有劲直之气，袭稼轩皮毛”^⑤之评即基于赵子习法稼轩却未得其神髓。几乎每一位文学批评家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和话语体系，但这一成规在稼轩批评处却遭遇颠覆，虽非人云亦云，但至少是众志成城：李调元言彭孙遹词“率多悲壮，不减稼轩”^⑥，陈廷

①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一，《词话丛编》本。

② 张德瀛《词征》卷六，《词话丛编》本。

③ 刘体仁《七颂堂词释》，《词话丛编》本。

④ 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词话丛编》本。

⑤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⑥ 李调元《雨村词话》，《词话丛编》本。